

民国学术文化名著

史学通论

杨鸿烈 著

“史学是什么”一个问题到此便可暂且解答如次：

研究与“历史”有关系的种种“理论”和辨别鉴别整理史料的最可靠的“方法”与必需的技能学问，就叫做“史学”。

“史学”既以历史的“理论”和“方法”为主干，所以从柏恒以来东西各国学者所撰的《史学通论》都是在两书内就要讲述到两方面。不知近代历史的“理论”和“研究的方法”已经日趋复杂，尤其是“研究法”现已由“文字的史料”进展到“实物”，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都极专门。

岳麓书

民国学术文化名著

史学通论

杨鸿烈 著

岳麓书社·长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学通论/杨鸿烈著. —长沙:岳麓书社, 2011. 12

ISBN 978-7-80761-800-3

I. ①史... II. ①杨... III. ①史学—概论 IV. ①K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73268 号

SHIXUE TONGLUN

史学通论

作 者: 杨鸿烈

责任编辑: 蒋 浩 张卫国 曾 倩 朱艳红

封面设计: 肖睿子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 0731—88885616 (邮购)

邮编: 410006

网址: www.yueluhistory.com

2012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960×640 1/16

印张: 19.5

印数: 1—5000

ISBN 978-7-80761-800-3/G · 1056

定价: 26.00 元

承印: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 0731—88884129

整理说明

一、丛书着力于“学术”与“文化”两方面，所收著作或为学术上开新之作，或为文化上奠基之作。

二、丛书之收书范围，原则上起于民国建立，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然某些著作之成形，可追溯至民元之前若干年，因其有重要地位，亦酌情收入。

三、文、史、哲之分，原系西洋通则，本就不太适用于中国学术，故丛书不按学科分类，而是根据整理进度，顺次出版。

四、丛书所收诸书，原版均为繁体竖排，在其流布过程中，亦有版本差异、文字错讹等现象，为方便读者，此次做如下整理工作：

1. 繁体字改为通行之简体，竖排改为横排（原书中一般“右表”、“左表”、“右文”、“左文”均改为“上表”、“下表”、“上文”、“下文”），但为充分尊重原著，原书中专名（人名、地名、书名等）及其译名皆一仍其旧；凡底本脱、衍、讹、倒之处，除个别讹错明显且影响文意阅读者稍作改动外，皆一仍其旧。

2. 凡排印误刻者，如日曰、己巳巳、戊戌戌之类，均径改，不出

校记。

3. 为方便当代读者阅读，标点符号按现代汉语使用规范作了处理。

4. 丛书中多本有作者原注，原书以夹注出之，此次整理皆排入正文，并以楷体小字以为区分。

5. 各书附“后记”一篇，说明著者爵里、版本流布、各界评论等情况，以期为读者提供阅读指南。

古人云：“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吾人虽勉力为之，而乖漏难免，还祈方家教正。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导 言 1

中外学者将“历史”与“史学”混为一谈的实例 中国“史”字的本义——“历”“史”二字所以联为一词的几种说明——欧洲“史”字的本义——中外学者“历史定义”的分别批评——著者私拟的“历史定义”

凡百学问的起因——中国产生“史学”的经过——近世欧美日本“科学的史学”发达的大概情形——德法英美“史学”著述的特色——中外学者“史学定义”的批评——著者私拟的“史学定义”——本书所以不像一般“史学通论”兼讲述“历史方法”的理由——历史的“理论”和“方法”实有分为二书的必要

第二章 史学的“科学性质”的鉴定 30

鉴定“史学”是否“科学”的重要——中外学者否认“史学”能成为科学的实例——“科学”的原意——“史学”为广义的甚且为狭义的科学的说明——科学的种类——一般科学家（或可称“史学的外行”）对史学性质的种种意见——“史学”附属于“心理学”或“生物学”等的不当——内行的历史家对“史学”性质的意见

——从史学的“材料”和“方法”上辩其绝非“主观的科学”而在某程度上实接近“客观的科学”——“史学”与“社会学”在“目的”和“方法”上均不相同故二者的界限不应混淆——稳健派鲁滨孙和施亨利承认“史学”可成为科学的理由——席勒教授对历史在将来为其他科学所消灭的误测——“史学”永不能为其他科学所吞并的理论上或事实上的根据

第三章 史学的“今”与“昔” 52

中外学者都有喜用“新史学”“旧史学”的名词的习惯——“新史学”一词的不妥当——昔日史学理论不健全和方法拙劣的根本原因——昔日史家选择材料的错误——随便记录人名地名而缺乏内容——喜欢叙述骇人听闻的奇事——偏重政治事实的记载——中外史籍的实例——辩《二十四史》并非全系“家谱”或“相斫书”——昔日史家所用方法的拙劣——能因袭而不能创作——现时史家所最应注意的几个要点——“目的”须正确——材料的范围须尽量扩张——鉴别史料的方法须极端严格——别种科学的研究须利用为解决困难问题的工具——总结“今”“昔”之称有“相对的”妙用而不似“新”“旧”之成为绝对无通融之余地

第四章 论历史的正当“目的” 67

昔日史家常为某种“目的”牺牲客观事实——欧洲历史的垂训主义不如中国流行之广——《春秋》的影响——《二十四史》、前、后《汉纪》等书摹仿的实例——郑樵、袁枚、梁任公师、陈剑谭等对这派的非难——杜佑《通典》及司马光《通鉴》为“资治派”的代表作——著者对此二派的批评——阐扬宗教的史籍在数量上中国远不及欧洲之多——这派所以在中世纪独盛的原因和在近世终被淘汰的必然性——欧洲以历史提倡爱国的由来——普鲁士史学派的成立——东西各国竞相摹仿的情形——国际事件有公平记载的必要——历史“目的”并非玄奥不过只是求得真象

第五章 论历史的功用 101

吾国史家有过于推崇历史功用的弊病——论以历史娱乐幻想及练习记忆的非是——欧洲人士有根本否认历史的价值的言论——此说的错误在不知经验的重要——历史为记载人类经验的利器——文明人所以异于“野蛮人”和“禽兽”即在有无历史——历史的七大功用——能澈底了解现存或已不存在的事物——忽视古史偏重近史的不当——历史有利于一切改革运动的理由——历史纠正时间的错觉和空间的狭隘观念——历史期的长短在人性上的影响——历史使我们知道所有人类的变迁都由劳作工具的改变而来——生物学和其他心理的解释的不圆满——历史可以使我们认识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有历史兴味的人即为智识成熟——历史可养成深厚的同情心——欲使历史发挥其效力须求“通俗化”与打破“种族”“国家”“阶级”等等界限的“普遍化”

第六章 论历史的分类 130

分类的意义——历史所以必需分类的理由——中国史籍数量之巨实可惊人——历史分类的五项标准——以“体裁”分类在中国最占势力——官书史部分类法的沿革——诸种史籍体裁的名称的诠释——私人以“体裁”为历史分类标准的实例——中西史籍“体裁”优劣的比较——陆绍明氏分析中国历代史籍的“内容”为二十派的不精密——刘师培氏所说近于附会——李守常氏的《分类表》过于广泛——欧洲史家使“政治史”和“文化史”对立的不当——著者私拟的以“内容”区分历史的种类表——中外学者以“区域”为历史分类标准的实例——中国史学界对“通史”与“断代史”优劣的辩争最值得注意——欧洲以“时间”为历史分类标准的沿革——曹书昌氏论中国史籍进化的阶段失于烦琐——赫格尔氏的史籍进化的三分法——柏恒教授分类法的渊源和影响——美国奈特氏的分类法与中国史籍的进化情形的对照——本章的总结

第七章 论与历史有关系的种种科学 174

世界第一流史家都是博学淹通——各种知识对于史家均有裨益——凡百学问无绝对独立者——欧洲学问演进的梗概——史学的“辅助科学”增多的趋势——历史的领域的扩大——鲁滨孙教授犹以现在的史家不能充分利用新科学为憾——他所列举的“新科学”的内容——麦伯莱、福礼曼、柏恒、郎格罗亚、塞诺波、长寿吉、李守常诸氏对“历史的辅助科学”的的分类的得失批评——著者的分类法与其说明

言语文字学

单称“文字学”或“说文学”的不当——翻译英文 Philology 为“言语学”或“博言学”也欠妥——论 Philology 和 Linguistics 二语的区别——著者采用“言语文字学”一术语的理由——言语文字最富于变化性——有“种族”“地域”和“时间”的差别——妄用今语今义解释古书的大弊病——研究世界史应通晓各国言语文字——研究本国史借助于“言语文字学”的地方尤多——中国古代的典籍虽经数千年学者的努力犹极难懂——其所以费解的重要原因——单研究《说文》一书的无用——综贯“形”“音”“义”三部分研究的必要——历代史籍所谓“四裔”的言语文字与本国史事的重大关系——前清光绪末年以来本国人对“四裔”言语文字的研究的经过——欧洲学者在这方面的贡献——现在还待着手研究的几个问题——“言语文字”除可为解释或订正史料的帮助而外其自身即是“客观的”绝好史料——德国言语学家乌尔夫 (Wolf) 氏的“言语为一国民全部文化”的学说——中国古代文字可以窥见当时社会生活情状的实例——言语文字里又可考察此民族与彼民族的文化影响——东西历史家在这方面成功的著作

年代学

“年代学”的意义和重要——欧洲上中古历史纪元方法的拙劣与

“年代学”的起源——近世“年代学”的成就——中国秦代以前历法的“人各一说”——汉文帝以后各朝改元称号的纷繁——宋代以后史家对“年代学”的研究的批评——民国成立改用“阳历”在计算年岁上的差异——所谓“四裔”的“纪元”在阐明史事的功效——日本亚拉伯等国史籍里几件重大的实例

考古学

中国昔时极重视古物——许慎、欧阳修、顾炎武注意古器物的文字及史事——所谓“金石之学”其范围不如“考古学”之广大——其方法又不精密——欧洲“考古学”的原义及其在十八世纪的进步——温克尔曼（Winckelmann）氏对科学的考古的贡献——十九世纪中叶欧洲“考古学”范围的扩大——“考古学”的内容不如牛顿（Newton）氏所述之广泛——中国“金石之学”只为“考古学”的一部分——坪井九马三博士等“考古学定义”的批评——“考古学”与“历史”的关系——中国学者利用金石文字补助史事的实例——王静安师在考古上的伟大成就——因古书古器的发见而成为正确历史的外国史学界上不乏其例——考古学对“历史”的工作不应只限于已有文字记载之后的理由——“惟有文字才有历史价值”一说的错误——浅见的考古学家比较历史年代的“似是而非”——鲁滨孙教授对“有史以前”一词的指斥——中国旧石器与北京人的发现为历史的“开宗明义第一章”——“仰韶文化”与“城子崖文化”及“殷墟文化”构造中国上古史的一个新系统——全篇结语

人类学

埃及希腊学者开始“人类的研究”——“人类学”名称的起源——德法英美学者的“人类学”的定义——“体质”与“文化”为构成“人类学”不可分的两个要素——“人类学”与“历史”的范围的比较——美国人类学大家波士氏仍为“历史以前”一误说所囿——“人类学”对“历史”的第一大贡献为给与一个最完备确实可

靠的背景——旧日史家只知有政治事实的记载故不懂得利用人类学家所研究的成績——近年少数史家采用人类学原理的几个实例——我们中国“人类学”著述的贫乏——周口店所发现的猿人文化的解说将成为中国历史的起点——“人类学”对“历史”的第二大贡献为收集极多的比较材料足以摧毁历史上民族的过度的虚骄主义——浮田和民氏痛论“以人种言历史难乎其难”——波士氏以“人类学知识”消灭白种人“务文其国而野异国”和“务内其族而外异族”的种种荒谬成见——此后历史愈注重说明文化的发展，故“人类学”愈将成为“历史”的辅助科学

民俗学

欧美学者有主张以三种科学研究人类历史的三个阶级——“人类学”研究古代社会——“民俗学”研究农村社会——“社会学”研究近代社会——“民俗学”一辞的起源——《辞源续编》译Folklore为“民间文学”的不妥当——“民俗学”的自身虽像一种粗浅的文学但却是一门历史的科学——“民俗学”的内容和范围——欧洲的民俗学已不限于只研究欧洲农民的传统文化——日本民俗学研究的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俗学资料虽很丰富惜千数百年来都不加注意——最近十余年来方有研究民俗学的机关和刊物——沈雁冰、冯承钧、蒙文通和人类学家台勒尔（Tylor）氏诸人论“神话”和“历史”的关系——王静安师从《山海经》《楚辞·天问》等荒诞“神话”考证“历史事实”的例子——近年国人研究“故事”“传说”等的著述——顾颉刚氏剖析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总结本篇

社会学

论社会学的范围广大故所研究不限于“近代社会”——社会学的产生——社会学所蒙受的非难——历史应否记载“社会事实”在欧美的论战——社会学家攻击历史家的工作为毫无意义——其实社会学

与历史有极密切不可分离的关系——社会学与历史有相同的四大点——但社会学与历史彼此间并不能互相吞并——社会学与历史在“目的”与“方法”上有根本差异的地方——这两种科学实有“互助”的必要的理由——社会学家对历史的三大功绩——使历史家能注重民众生活为一大贡献——使历史家根本改变“历史”的精神为另一大贡献——使历史家对事实有明了的认识并能予以正确的解释厥功尤不可没——从历史的立场观察社会学里的种种问题——总论两者合作才能发挥各自的效用

政治学

政治学者格台耳 (Gettell) 氏等以政治学为研究国家的科学的主张的不圆满——国家在事实上只是社会现象中一种具体的组织——政治学却是研究人类在政治生活上相互关系的科学，故其范围较“国家”尤广——所谓“政治生活”是以政治权力的活动为中心——历史所从事的“社会现象”即包括有政治现象、法律现象、经济现象等等——历史在记述其他复杂的社会现象的相互关系上政治学实在需要理解他们——尤其是历史所记述关于政治的部分，“政治学”更有理解他们的必要——浮田和民氏所著《史学通论》误认“国家”为一基本社会——他不知“国家”至多不过是人类的一部分社会——人类利用“国家”只以之实现某几种“特殊目的”而已——至所谓“基本社会”却是人类借以实现“普遍目的”之全体社会——“国家”则仅为“基本社会”中统制的政治的机关——旧日历史家均为此谬说所误故不爱讲述别的重要事情而专门偏重于政治方面——还有自“进化论学说”使社会科学蒙受绝大影响之后政治学者有一共同的趋向叫做“历史的态度”——这种态度的解释及其实例——所谓“历史的态度”虽仿佛和“生物进化学说”近似而却不完全相同——这即是“历史方法”在“政治学”上的应用

经济学

论近年许多“历史问题”即是“经济学的问题”——认识“经济学”与“历史”的关系的急切重要——“唯物史观”含义的广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应改称“经济史观”——希腊时所谓的“经济学”乃是“所有物的管理法”——英国为近代“经济学”诞生之地——英国最先有“工业革命”又获得广大领土因育成亚当·斯密氏的经济思想——经济学研究的范围——经济学在“历史”上的影响——马克思对“历史”的绝大贡献——“唯物史观”发展的次第——一般学者称谓“唯物史观”的种种名词的批评——拉塞尔氏虽反对马克思学说却承认“唯物史观”的真实处甚多——研究马克思的著述的困难有如“皓首穷经”故不应轻易批评或盲目崇拜——经济生活范围的普遍广大——一切经济以外其他社会生活的动力皆蒙受经济组织的限制而且还要依赖经济组织才能实现——故研究历史的人缺乏“经济学的知识”便对于历史事实不能有适当的选择和正确的解释

地理学

历史偏重文化与专门研究人类生活和自然环境相互关系的“地理学”的性质似乎不像是姊妹科学——黄国璋氏从国民教育养成民族观念这一点上认为“历史”才和“地理学”发生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外国利用地理知识养成偏狭爱国心的实例——著者对这种主张的批评——历史和“地理学”的真实关系的从新检讨——地理学的定义和种类——坪井九马三博士等漠视“自然地理学”在历史上的重要的非是——实际上“自然地理学”和“历史”的关系密切并不在“人文地理学”之下——人类虽在某限度内能控制“自然”但“自然界”的影响仍然普遍巨大——中国古籍里的“自然环境论”——论中国首都逐步东移的地理学的解释——亨丁顿（E. Huntington）教授对气候的变迁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最有贡献——中国第一流史家司马迁、班固等已能注意历史事迹的背景——丁文

江氏、梁任公师诸人对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与地理的关系曾作比较精密的研究——欧洲自希腊罗马以来的学者即有“地理环境影响人事”的言论——中世纪以后法国的思想家鲍丹 (Jean Bodin) 和孟德斯鸠 (Montesquieu) 都主张以地理的条件来决定一切——近世“科学的地理学”完成于德国——洪保德 (Alexander von Humboldt) 促进“自然地理学”的成立——立忒 (Karl Ritter) 在“人文地理学”上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从立忒起欧美史家没有一个不注意“地理环境”，故其影响实深长远大——巴克尔 (Buckle)、乔治 (H. B. George) 诸氏对历史的地理的解释——极端“地理学决定主义”的不当——“历史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区别所在——“历史地理学”的广狭二义——“历史地理学”的范围——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达——不明白地理的变迁而侈谈沿革便动成笑柄——中国史部“地理”的书在“志类”以外的大多数也都是有“历史地理学”的性质——总结

心理学

组织“历史”的最重要的“心理的本质”即是“记忆作用”——从心理学的立场看来“历史”不过是“记忆作用”的增强扩大——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任何地位一加分析皆含有种种的心理作用——历史上文化混合的程序都受各分子间的摹仿、同情、厌恶等心理作用的影响——从古昔以来历史上就有两个“争辩最烈”而且牵扯到“心理学”的问题——“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著者旧作的“野心家论”——胡先骕氏的“大智慧者造福人类社会论”——梁任公师的“历史的人格者论”——勒朋 (Gustave Le Bon) 氏和鲁滨孙教授的“智识阶级论”——杨秀林氏以英雄伟人为社会关系的产物——社会需要英雄才产生英雄——个人必与历史需要相适应乃有作用——又主观的运动方向因被客观的可能性所限制故只有取得这个可能性才能成功——论人类意志的自由很为有限

——人类由于最初与自然斗争及从实际的生活经验与环境适应中才训练出思想——唯心史观把人类的思想才能或理智加以神秘化所以犯了根本的错误

文学

在近代“科学的历史”未产生以前“文学”和“历史”有很悠久的复杂关系——中国古书里所谓“文学”的意义的变迁——最初以凡一切包括在书籍里的东西都是“文学”——司马迁以“政教礼制”等为“文学”——班固始将文章分为两类——晋宋以后所谓“文”和“笔”的区别——梁昭明太子兄弟辨别“历史”非“纯文学”——刘勰反对“文”“笔”的差异而矫枉过正“历史”又成为“文学”的附庸——此后研究历史的人即抱两种错误的态度——夸耀学问的渊博——吸收行文助思的资料——欧洲希腊神话“史神”和“诗神”有不可分的关系——从埃及起“史籍”差不多成为“文学”的宝库——波林格勃鲁克（Bolingbroke）论当时研究“历史”失当的情形颇似过去的中国——道诺（P. C. F. Daunou）讲演“历史”和“文学”的关系“似是而非”——“文学”为生活的表现——一般小说和诗歌戏曲里面包含社会生活状况的背景的材料不少——研究历史的人应该利用文学所描写的背景而追求其“本体”——《诗经》《水浒传》《红楼梦》和元曲等的实例——陆绍明氏赞扬“广义的小说”在历史上的价值——论利用文学资料与“正史”参照互证的方法——所最应特别注意之点——“轻信”和“附会”都在所宜忌——总结“文学”不过仅为社会的反照

哲学

“哲学”的定义最为纷繁困难——因“人”和“地域”“时间”“种族”的差异而“哲学”的意义遂有不同——李守常氏发挥“历史”与“哲学”的关系本于内田银藏博士的学说——内田氏的四种说明——对第一说的补充——即“哲学”不只成为“文化”里的一个要

素而且是澈底了解一时代一民族的历史的所必不可缺乏的知识——
所谓“历史哲学”的意义——反对“历史哲学”的几个代表人物
——主张“历史哲学”可以成立的一派的言论——对两派辩争的评
判——“历史科学”与“历史哲学”实可并存而不废

后 记	293
-----------	-----

第一章 导 言

著者在南北各大学担任《史学通论》这门课程已有八九年的时光了，所最常感触到的便是中外一般的学者们都很随便的把“历史”和“史学”两个名词混为一谈，举例来说罢，如：

吕瑞庭氏说：“历史者，研究人类进化、社会发达、文明进步之学也。”^①

梁任公师说：“史者何？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②

吕思勉氏说：“历史者，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③

王桐龄氏说：“历史者，研究人类之进化，社会之发达，与凡百事务变迁代替之现象者也。”^④

① 见所编《新体中国历史》。

② 《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一章。

③ 见所著《本国史》。

④ 见所著《中国史》。